

如何对孩子说“不”

(美)戴维·沃尔什◎著
姚远 姜群◎译
徐琴美◎审校

“不”对孩子的人生具有深远的意义，“不”是通向“是”的道路。

No

明心
书坊

一时的溺爱会造成永久的伤害，我们需要对孩子说“不”来帮助其塑造完美的个性。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如何对孩子 说“不”

(美)戴维·沃尔什◎著
姚远 姜群◎译
徐琴美◎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何对孩子说“不” / (美) 沃尔什 (Walsh, D.) 著; 姚远 姜群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明心书坊)
ISBN 978 - 7 - 5617 - 6536 - 4

I. 如… II. ①沃… ②姚… ③姜… III. 家庭教育—方法
IV. 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7721 号

明心书坊

如何对孩子说“不”

撰 著 (美)戴维·沃尔什
译 者 姚 远 姜 群
审 校 徐琴美
责任编辑 彭呈军
审读编辑 张 苏
责任校对 乔惠文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 - 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23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6536 - 4/G · 3813
定 价 29.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目录

第一章	为什么孩子们需要听到“不” / 1
第二章	在“是”的文化中说“不” / 18
第三章	“不”和大脑 / 32
第四章	自尊：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 / 47
第五章	教养风格 / 65
第六章	宝宝的第一年——连接的时机 / 82
第七章	学步儿和学龄前儿童：限制和后果 / 96
第八章	童年中期：抓住时机教孩子学好 / 113
第九章	青少年期：宽松但不放任 / 125
第十章	不同的网络化：特殊需要的孩子与“不” / 145
第十一章	关于“不”的实践问题 / 166
第十二章	不能总是满足孩子的索要 / 187
第十三章	培养明智对待媒体的孩子 / 201
第十四章	“不”不是目的，“不”是通向“是”的道路 / 214
	注释 / 218
	建议阅读 / 228
	感谢 / 231

第一章 为什么孩子们需要听到“不”

1

不久前,我在塔吉特连锁百货购物排队时,前面站着一个男人和他的小儿子,我估计有3岁左右吧。本来一切都很正常,直到那个男孩的视线转向左边,锁定在一排棒棒糖上。

“爸爸,我能要一个吗?”他问道,同时抓起一根来,举到父亲面前。

“不,现在可不行。我们一到家就要吃饭啦。”父亲答道,一丝忧虑闪过他的脸,不一会我就发现其中原因了。

一听到“不”,那个3岁男孩开始了一种重复多遍的路线,他边恳求边呜咽。父亲开始还保持了几分钟强硬的态度,但当小“勒索者”拿出了杀手锏时,他的决心就支离破碎了。那是一声歇斯底里的哭喊:“我要一个嘛!”声音之大足以传遍方圆50英尺。

父亲迟疑了大约一秒钟就妥协了:“噢,好吧。你挑一个,现在不准哭了。”

男孩挑衅地拿了两根棒棒糖,抬头审视父亲的反应。父亲提醒道:“我说的可是一根!”话音刚落,男孩的哭喊又来了。没办法,父亲只好对他

耳语：“好好好，但可不能再拿了啊！”男孩意识到这是一场比赛，又抓起第三根糖。眼看父亲要把糖夺走，他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开始一场星际拔河战。战斗很快结束，小孩子显然是这场战斗的赢家：他拿着三根棒棒糖得意洋洋地离开，而战败的父亲一路嘟哝哝哝。男孩不仅赢了一场糖果争夺战，还学会了永久的一课：“不”并不代表行不通，而是意味着摩擦升级。

我想每位家长对这种“战斗”都再熟悉不过了。我们安慰自己，不过是根棒棒糖嘛，或者不值得为这种事情翻脸。不幸的是，随着岁月的增长，这笔赌注越来越大。最近我和一对夫妇谈话，他们已经答应 16 岁的女儿和一帮朋友到墨西哥度春假。他们是参加了我的一个专题报告后来找我的，那个专题以我的上一本书《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做》为基础，讲的是青少年的心理。

母亲先开口说：“听您今晚所言，我们真的很担心，不知道女儿度春假中会发生什么事。您说我们是不是犯了个错误？”

“那今晚之前你们对于那个决定感到舒服吗？”我反问她。

“还真不舒服，”她回答道，“我们从来不觉得那是什么好主意。但现在我们真的很担心。”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又同意了呢？”我问道。

他俩艰难地交换了一下眼神，父亲说：“我们开始没同意，但我女儿不断逼迫。当我们发现她所有的朋友都要去度假时我们就妥协了，条件是她得每天给家里打电话确保安全。同时我们也叮嘱了有关酗酒、吸毒和性方面的法规。”

“这么说，你们今晚来我这儿之前，就对那个决定不舒服了，对吗？”

“是啊，您说得对，”母亲脱口而出，“想到可能发生的事，我简直担心得要死，直到她回家我才能松口气！”她看了看丈夫，接着说，“我真是讨厌处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要么答应她和其他孩子出去玩，要么接下来的几个月她就在痛苦中度过。”

春假旅游和糖果战这两件事例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对青少年的父母而言，赌注大了很多，但说“不”的困难程度是一样的。坚持“不”和说出“不”同等重要。

■ “不”：短小而重要的一个字

“不(No)”可不仅仅是个音节,拼写简单,比“是(Yes)”还短。可许多小孩和青少年却不懂“不”的含义或者假装不懂。对他们来说,“不”比“是”更加重要。“不”为自律自尊、尊重他人、为人正直、坚持不懈和其他通向幸福美满人生的性格特征奠定了基础。虽然“不”这么重要,可越来越多的父母却很难讲出口。一次又一次,在无伤大雅的时候、在至关重要的人生路口,我们说不出“不”来,即使我们知道应该这么说。这真是太糟糕了,因为根据最新研究和一大堆报纸头条,如今的年轻人急需“不”的帮助。

■ 为什么我母亲能说“不”?

我8岁的时候,夏天里最喜欢的声音就是冰淇淋车穿过社区时发出的铃声。一听到那美妙的声音,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奔回家。我一进家门就满房间地找母亲,尽管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我还是费力调整到平常的语调:“妈妈,卖冰淇淋的要来了,所有小孩儿都准备买,您能不能给我一些钱买冰淇淋?”

通常情况下,母亲会微笑着以平静的语气回答:“我可不这么想哦,戴维,今天不行。”她的声音里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吝啬,她仅仅说了个“不”。当然,我通常会用各种办法提高赌注,希望改变她的想法。有时我装得很乖巧,有时会讨价还价。想到可能是钱的问题,我就试探道:“喔,妈妈,我会买最便宜的那种,有10美分一个的冰棍,我就买那个好啦。”

“不,今天不行。”她的话还是没有变。

“10美分啊,妈妈,求你了,你就不能通融我10美分吗?”

我还记得她的回答:“戴维,不是钱的问题。我当然付得起10美分,但我要让你学一些重要的东西:你不可能总是得到自己想要的。”这句话对8岁的我没有任何意义。我记得自己通常会抗议更长时间,直到我发现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她的态度一点儿没变。然后我悻悻离开,在吃着冰淇淋的伙伴们面前抱怨她。

有趣的是这么多年以后,我还记得那些场景。然而现在我已经能理解她的

明智之举,也对她的用心良苦心存感激。因为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不会总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了这一课的人似乎是最能得到满足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教育孩子:不管你们想要什么,这世界总会端着银盘送上来——这不是简单地让孩子开心的问题。因为这正是我们大部分家长日复一日所做的事情——忽略了“不”的重要。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成年人对孩子说“不”会如此困难?比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困难得多呢?这容易理解。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父母和孩子都沉浸在一种说“是”的文化中。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索第二章,将会发现,流行文化正在给我们洗脑:任何时候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举个例子,晨报上有一则滑雪店的广告,叫嚣着大家日常所见所闻的“变奏曲”——以黑体字印刷:“延迟满足的感觉太差了,同一天就买下全套滑雪装备吧。”当所有人都被感染上这种经受不住拒绝和延迟的毛病,家长们将会发现越来越难教会孩子“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也能生活得很好”的这个道理。

当然,父母也不应该总是拒绝孩子的愿望。经验丰富的教养方式意味着在该说“不”的时候说“不”。帮孩子控制他们的强烈需要、愿望和欲望,是爱孩子、关心孩子和引导孩子的一部分。否则他们就会被自己失控的情绪左右,这比其他的方式都要好。孩子们需要得到处理问题的技巧和观念,这种观念只有通过恰当拒绝才能培养起来。以上的话对好学生和问题少年都适用。

说“不”不仅仅是用严厉的爱或粗暴的方式对待孩子,美其名曰为孩子的长远打算。实际上,用错误的方式说“不”或在错误的情境下说“不”,就跟没说一样糟糕。重要的是要知道,该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孩子说“不”。这样才能让“不”发挥作用,帮他们茁壮成长,更加生机勃勃、坚强而且卓有成就,否则只会把他们一棒子打死。

■ 家长工具箱

在今天这个纵容放任的社会中,很多家长认为他们不能说“不”。有时候他们觉得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什么时候说“不”合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算压制,什么时候算溺爱。有时,他们会把“不”误解成拒绝、否定的表达方式,误解成一个态度消极,只会以反唇相讥、刻薄的方式简单反对别人的建议或拒绝人家请求

的人所说的话。但这不是我所说的“不”。我建议你向孩子说“不”，是在督促你以一种家长的坚定姿态对待孩子，因为他们就是要靠你的帮助才能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将来才能靠自己有效地控制欲望。

为了帮你弄清楚什么时候该说“不”，为什么你该说的时候没说，或是当你正犹豫该不该说、要不要坚持时，我已经在每一章里安排了一个家长工具箱。这套工具包含你说“不”时所需的知识、态度和技巧，以及许许多多说“不”的方式。你学到的条目越多，对父母责任的准备就越充分。同时，一套完备的工具也有助于你培养孩子，让他成为一个有足够内部力量和情感恢复能力来面对生活的人。

家长工具箱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你的肯定回答越多，说明准备得越充分。我们在每一章都会谈到如何提高你说“不”的能力。

下面是第一组问题。

家长工具箱

我从父母的“不”中学到了什么？

- 是 不是 1. 小时候，父母希望我能做一些家务活
- 是 不是 2. 父母要我遵守一些明确的规定
- 是 不是 3. 父母坚持实施家庭规则
- 是 不是 4. 父母树立了以尊重的语言态度待人的榜样，坚持让孩子们尊重父母
- 是 不是 5. 父母鼓励我们分享
- 是 不是 6. 父母一贯支持老师
- 是 不是 7. 父母教我考虑自己的同时也要考虑他人的需要
- 是 不是 8. 父母让我们不能总是如愿以偿
- 是 不是 9. 父母对孩子看电视和其他媒体有严格的限制
- 是 不是 10. 父母希望我在学校尽可能表现好

如果你完全同意上述项目，那么你已经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如果你的回答部分是“不是”，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想做一些与你父母不同的事。

在下面的几页中,我会解释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需要听到更多的“不”,以及我们应该怎样说“不”。

■ 高额赌注:没有尊重的文化

我的好朋友乔希已经当了 30 多年的教师。不久前,在她去教室的路上,碰到一个男孩沿着大厅迎面跑来。这些年来,她可能已经向那些精力旺盛的 10 岁孩子重复了千百遍:慢点走。因此她本能地做了一件所有老师都会做的事——提醒那男孩儿在大厅里应该慢行。然而,她却没有为即将发生的事做好准备:那个男孩不仅没有放慢脚步,或者道个歉,反而将她臭骂一通。

6

当她描述自己的经历时,我问她有何感受。“太叫人泄气了,”她答道,“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在教书,而是一个人孤独地逆着一重又一重没有尊重的浪潮游泳。”

同样类型的故事我已经听过数十遍了,特别是老师目睹了孩子们口吐脏话,态度粗鲁,对基本规则进行严重到无法忽视的挑衅。我的另一个在加州奥克兰教书的朋友,前不久发给我一封邮件,说对她和她的很多同事来说,教书已经差不多成了行为管教,因为学生们是那么的心不在焉,总是换着花样在课堂上捣乱。她花了 80% 的时间维持课堂纪律,只剩下 20% 的时间上课。一星期后,我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教师聚会上宣读了她的邮件,所有在场的老师都表示深有同感。

让老师们培养一种更好的尊重的气氛,“自古以来”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太多的老师不是在对付少数几个调皮的学生,而是在对抗一种没有尊重的文化。2004 年有 1/3 的老师在公共议事的民意测验中抱怨:他们对学生是如此的泄气,以致正在严肃地考虑要不要放弃这份职业。我们有些高中的管理者们已经穿上了防弹背心,只有 55% 的高中生觉得在学校是安全的,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学校前要通过金属探测器的严密安全检查或者是警察的把关。

在 2006 年春季,纽约市的公立学校系统开始强制实施严禁学生携带电子设备入校的法令。学校领导宣布纽约市各处的学校将随机安装金属探测器,结果有 800 多部私人手机被没收。

曾当过老师的电影制片人杰西卡·斯卡恰,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

(2006.5.23)中写道：“手机不该带到教室，拿手机的学生不会对课堂感兴趣，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到社交活动，而不是受教育。”

然而，当学校系统实施这项禁令时，家长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在抗议，说手机等同于孩子的安全保障，他们威胁说要对簿公堂。为什么家长们不能对孩子说“不”？为什么不支持当局的“课堂无手机”禁令呢？

斯卡恰对家长们提出了几个问题：什么时候你急需给孩子打电话？你想尽快找到他为什么不打到学校办公室？斯卡恰说：“你们知不知道孩子带手机到学校的真正目的？主要原因是手机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带着手机的孩子看上去很酷，甚至手机铃声打断了老师的讲课、引起哄堂大笑也是件有趣的事。而老师可是在尽力给你的孩子传授知识文化。”斯卡恰推论道：“家长们应该遵守某些法律条文。你们会集会抗议课堂的拥挤，抗议不公正、有文化偏见的测试。但是在手机这件事上，你们错了。你们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那部分。”

还有一些资料陆续出现。2005年10月，一次美国易浦索联社民意测验结果显示：近70%的美国人认为孩子比二三十年前更粗鲁无礼。数百万人观看了ABC的节目《超级保姆》，目的是让自己的孩子行为举止更加文明。2006年4月，社会心理学家让·特温吉博士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表明现在的孩子确实比前几代更粗鲁无礼。

■ 高额赌注：学术成果

缺乏文明的学校气氛同样在三个方面影响了学业成绩：首先，对课堂管理的投入分散了本该投入到学习中的精力和注意；第二，受不断的紧张、焦虑和混乱的影响，学习变得更困难；第三，对所有孩子的学业期望，包括那些表现好的，都下降了。只要问问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老师，他都会谈到难以启齿但普遍存在的课堂交易：“如果你们不在课堂上给我惹麻烦，我就给你们加十分。”良好的行为表现被当作是理所当然时，优秀意味着额外的学业成就。今天，对很多学生来说，只要表现得比那些捣乱的人好，就做得不错了。然而，孩子们真正学到的东西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学风和真正的学业成绩(并非表现好、得分高的那种)的下降，已经不是什

么新鲜事儿了。这几十年来就一直在滑坡。几乎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对美国拥有全世界最聪明的孩子和最好的学校引以为豪。由此带动的工业技术力量在二战中和随后的几十年间产生了巨变。但是 1983 年敲响了一个警钟,那简直是晴天霹雳。一个由 18 个成员组成的国家优秀教育委员会,公布了一份长达 36 页的报告《危险中的国家》。这份报告警告大家,美国的教育质量已经下滑到危险的境地。

该委员会的报告称,与其他国家的孩子相比,美国孩子的成绩更差。他们对 21 个国家的孩子进行成就测验,在包括数学、自然科学和其他技能等 19 种测试中,美国学生有 7 项排在最后,没有一项排名第一或第二。

“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日渐平庸化。”委员会写道,“如果某个帝国势力试图把现有的平庸教育强加于美国,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战争举动。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进行一种没头脑、单边化的教育裁军,历史不会对犹豫者友善。”

许多人看了这篇报告,得知我们的孩子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相比并不拔尖,感到很震惊。实际上,孩子们的表现远远低于人们的想象。所以在过去的 20 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多次主动努力把孩子们拉回学术竞技的赛场上,但是仍然很难听到什么好消息。最近一次国际比较是在 2003 年,美国八年级的学生在数学上排名十四,在自然科学上排第九。

这些数字表明我们的学校存在大问题,部分原因是学生的自律能力下降,以及过去耳熟能详的工作伦理受到腐蚀。应该给学校投入更多资金,老师们需要更高的报酬,管理者需要被一种新的使命感激励,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孩子们缺乏在学校和成年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必备品质这一问题可以解决,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安吉拉·达克沃斯和马丁·赛力格曼发表了一项在 2005 年 12 月进行的研究,表明在预测学业成功时,自律的重要性是智力的两倍。

凯蒂在加州一所大型高中任教,和她的许多同事一样,她花了大量精力来管理课堂纪律和努力鼓励学生学习。有一群学生好像在美国历史课上比他们在了解内战原因时更爱说话、更惊扰四座。刚从坦桑尼亚移民过来的埃瓦里斯托对他的同学感到越来越沮丧。“你们是怎么了?”他转过头对着他们大喊,“你们知道吗?在我原来的国家里,孩子们为了这样的上学机会要冒着生命的

危险。你们有这么好的老师尽力教你们,而你们却只会偷懒和捣乱!”埃瓦里斯托的爆发平息了他们的喧闹——但仅维持了 15 分钟。

我们的孩子在学习上失败,我们也在让他们失望。我们没有教给他们学习必需的自律、自控能力。联邦和国家政府督促了成绩测验问题,却忽略了学业成绩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太多的孩子以为他们的人生应该充满娱乐和安逸。调查表明,五成学生一周花在学习上的时间不足 4 小时,但 4/5 的人却说他们完成了家庭作业。如果只要求孩子每周花 4 小时做家庭作业,对他们就没有挑战了。另一项调查发现,高中生说在学校里,体育运动上面临的压力大于学业压力。

对于这件事情,教师挨批首当其冲。但是我们这么做之前,应该先想想自己是怎么当家长的。问题可不仅仅局限于城市里的学校,虽然在富裕的社区和贫困的社区问题的类型有所不同,但是潜在的态度原因是一样的。中西部一所最富有、最有声望的私立学校中的一位英文老师,在一次教师聚会的间歇中告诉我,我在引领“不”的思潮。

“我发现自己再也没有给学生打过很多 C 或 D 了。只要他们能按时交作业,就能拿 A 或 B。”

“为什么?”我问她。我当然知道将会听到抱怨和责怪学生的声音。但我了解到,至少对她来说,孩子不是问题。

“我不想和家长们作对。”她解释道,“打 C 和 D 的结果是愤怒的家长打来电话,打 F 则会使某些人到学校来当面较劲。我们不是在这里谈基本技能的问题。这些孩子都会读会写。我的学生是来自富裕家庭的聪明孩子,他们以后会到声名显赫的大学就读,但是他们没有面临成为卓越的挑战。”

“家长们都抱怨什么呢?”我问。

“哦,他们跟我说,自己的孩子很努力地做家庭作业了,却只拿到 C 或 D,真是沮丧。有时,他们会小心地暗示我,聪明的孩子会逃避严厉的老师,因为低分会把他们的 GPA 和班级排名拉下来,因此进入‘正确’大学的机会将受到威胁。”

现在正发生着一种转变,家庭作业布置得越来越简单而有趣。负责大学入学考试(该考试得到广泛承认)的 ACT 公司于 2005 年 8 月发布了一份报告:毫无例外,大学里学业成绩低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数百万学生暴露出对大学准

备不足的问题。大约一半的 ACT 考生缺乏足够的阅读理解能力,只有 51% 的人有资格胜任大学里的社会科学课程,而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情况就更糟了。只有 41% 的人对大学代数做好了准备,仅 26% 的人对大学生物做好准备。

大学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为问题远不止存在于学生身上。2005 年 12 月,国家成年人文学能力评估——由美国教育部负责,始于 1992 年,测量美国成年人阅读能力的最重要手段——评估了 2003 年的测验结果,报告揭示出大学生阅读能力的下降令人吃惊:仅 31% 的大学生参加工作后能够以职业水平阅读文章。也就是说,不到 1/3 的人合格,10 年间合格率下降 22%。美国教育部的重要部门——统计中心的委员马克·施耐德说:“这些都是巨大的变化。”

■ 高额赌注: 性格资本

几年前,戴维和卡罗尔到我这里做婚姻咨询。他们已经同居几年了,卡罗尔和前夫有一对 16 岁的双胞胎女儿。虽然他们的关系面临着许多阻力,但是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如何做斯蒂芬妮和琳达的父母。卡罗尔坚持认为这对双胞胎越来越多的叛逆和不尊重行为是青春期的正常表现,但戴维确信事情已经开始失控了。

“我知道您认为需要减少青少年的一些放纵行为。”戴维在一次咨询中说,“但是您不觉得,既然我和卡罗尔已经作了宵禁的决定,就应该坚持它吗?”

“我当然同意,”我回答道,“你们两个应该确保在同一条战线上。一旦你们结成同盟,女儿要是不服从,就应该共同坚持,让他们承担由此造成的后果。”

“喔,事情可不是这样。我们俩本来是一致的,可是当我不在旁边,女儿们就会找卡罗尔说情,然后她不是重新商定宵禁的事,就是撤销原来的处理结果。”

我们在几次咨询中着手处理宵禁一事,以及孩子不尊重父母的问题。戴维和卡罗尔有了些进步。然而,当大的危机到来时不管用,这种进步只对小小的调皮管用。下面是对具体情况的介绍。

戴维和卡罗尔决定和一些朋友一起参加一场为期两周的单车旅行,沿着观光路线骑到离家 100 多英里远的地方。戴维提出,斯蒂芬妮和琳达应该到她们

熟悉的阿姨家度周末，或者叫那位阿姨到他们家来，如果她愿意的话。女孩们对卡罗尔展开游说攻势，请求她让她们单独在家，并保证说她们已经足够大了，应该负起照顾自己的责任。卡罗尔一同意，戴维只好附和，尽管他很不情愿。

接近周末时，斯蒂芬妮和琳达在学校散布消息，说周末她们会单独在家，并开始邀请朋友们参加聚会。到周六晚上，朋友们和朋友的朋友们接踵而至。到午夜时，家里已经挤满了 100 多个年轻人。邻居们打电话叫来警察，有几十个孩子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整个房间一片狼藉。不一会儿，警察打电话召卡罗尔和戴维回城。骑了很长的路，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对两个孩子要保持镇静。其实他们已经非常愤怒失望了。“我们一次性把问题解决。”戴维向卡罗尔保证。与此同时他自负道：“现在不是时候说‘我早就跟你说过’。”

当卡罗尔和戴维到警察局来接孩子时，斯蒂芬妮和琳达已经泪流满面。她们一路哭着回家。一进家门，戴维和卡罗尔对房屋里的情景简直惊呆了：24 小时前他们走的时候，房子还是干净整洁的，现在呢？破碎的家具散落一地，地毯上脏兮兮，每个房间都是垃圾。“我现在气得说不出话了，”卡罗尔说，“我们明天早上再讲。”

第二天召开了家庭会议。卡罗尔先发言：“我简直不相信你们两个女孩做了这些。我们走时专门叮嘱过，大人不在时，家里不能来别的孩子。你们俩也承诺了，让我们相信你们。”

“妈妈，我很抱歉，”琳达哭着说，“我们只叫了几个孩子，可没想到所有人都来了。那不是我们的错。”

戴维打断她：“你说不是你们的错是什么意思？你们没有信守诺言。现在你们必须承担责任：除了把满屋的狼藉打扫干净以外，一个月不准你们开车，而且还要赔偿部分损坏的家具。我们会最终折算一下，但肯定会超过一万元。”

“你在说什么呀？”琳达大叫，“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钱，东西又不是我们损坏的，我们是犯了个错误，但这又不是世界末日，我们已经得到教训了，你不能因为其他孩子的错来惩罚我们，这不公平！不管怎么说，你们也是投了保险的。”

那周之后的一次咨询中，戴维和卡罗尔重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最终折算出的损失费高达一万三千多美元。最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女儿们觉得这件事受到的惩罚太过分了。卡罗尔对戴维说，她终于理解了他这几个月努力要对她

说的话。“不可思议啊，女儿们竟然因为这件事憎恨我们。她们真的觉得，我们只要用保险金支付损失就行了，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此事只是孩子们变野的一个极端例子呢，还是她们责任感不断下降的征兆之一？所有孩子都会犯错误，有时会犯大错误。然而，不但要让他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还必须要求他们学会负责任。这种教训要从孩子听到“不”开始，从他们不听劝阻、我行我素而受到的惩罚开始。

斯蒂芬妮和琳达是埃瓦里斯托的同班同学，她们和其他很多孩子一样，从3岁起就被惯坏了，却是美国未来劳动力的主力军。传统观点认为，一个国家未来经济的发展，取决于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劳动力的资质和资本的多少。然而，还有一种资源可能比天赋更加重要，那就是“性格资本”。聪明的员工不一定够好，比如 Enron、Tyco、Worldcom 这样的公司，拥有大量的聪明人掌舵，但是这些公司缺乏人格资产。管理人员都被贪婪蒙蔽了双眼，遇到问题不能承担责任。他们毁了成千上万名员工的生活，也给投资者、税务机构和国家造成了上百亿美元的损失。过去的10年中发生了这么多企业丑闻，以致福布斯杂志公布了一张“企业丑闻单”，名单还在不断更新中。而我们的孩子从这样可耻的商业案例中学到了什么呢？我们这些对诚实、勤奋、笃信不疑的家长和其他成年人，能够歪曲那些关于管理层欺骗的头条消息，然后教我们的孩子爬出这一团混乱吗？

■ 高额赌注：膨胀的期望

上文引用到的2005年ACT结果报告是有关大学新生准备不足的，这中间包括了另外一个原因：3/4的高中生期望拿到本科文凭，但只有30%的人在为大学做准备。这种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孩子们广泛存在的心态：他们不用为此而努力，期望的一切总会顺顺当当落到自己头上。太多的高中生陷入认识误区：“我当然要拿本科学位，但是我现在不用努力学习，因为这是迟早的事。”

孩子们对财富的期望也在膨胀。Americquest抵押贷款公司曾让一个研究公司对全国学生作了一次民意测验。这项精明节省的调查结果显示：今天大多数学生期望起薪超过5万元；很快拥有自己的房子；60岁之前退休。根据Americquest，这些都是不合实际的期望。但是，这些期望并不令人吃惊。因为

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在 2005 年孩子们的花销比他们的父母辈在同龄时要高出 5 倍。孩子想要的和他们能支付的之间有巨大的落差，这也解释了现在的大学生人均拥有 4 张信用卡，同时人均欠债 3000 美元。

这些超过限度的期望早就开始萌芽了。米歇尔·曼是双子城应邀的圣诞老人扮演者。他天生的圣诞老人气质，和蔼快活的个性使他成为美国购物街诺德斯特姆商场颇受欢迎的假日焦点。最近他告诉我，他对三四岁孩子的愿望升级速度之快感到震惊。“10 年前，孩子们要 50 元左右的玩具，我当时还觉得太高。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拜访圣诞老人的孩子开口就要笔记本电脑和价值几百元的 360 度立体声音响。”这时候米歇尔会说些跟直接拒绝有关的话。“我开始告诉孩子们圣诞老人的小精灵们可不擅长电子产品。然后我引导他们把兴趣转向不那么昂贵的礼物上。”“孩子们的反应如何？”我问。“哦，孩子们都不错。当我看到他们的父母脸上流露出如释重负和感激的神情时，真是觉得有趣。他们很高兴我降低了这些孩子的期望。我能理解他们感激的是我用一种友好的方式说了‘不’。但我却陷入迷茫，他们为什么不自己说呢？”

■ 高额赌注：我们未来的经济有危险

世界经济时刻在变化。两三代人之前，工作中最重要的技能是实用并且实际操作的能力。最普遍的工作是在田地里辛勤地劳作，把庄稼伺候到丰收，然后在磨房或流水线上加工。现在看来那些都是古老的历史了。许多这样的工作现在都是由复杂的机器来做，完全的自动化机械过程，不光是在美国，全世界都是这样。再加上工业逐渐出口到生产成本低廉的国家。所有的工人都进入了全球化的信息经济时代。

“经济全球化”是另一个巨大的机会。在 20 世纪，只要出生在美国就在经济上有优势。过去，来到皮奥里亚的世界，而不是上海，就能保证你过上富足的生活。然而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在这个用高速因特网编织起来的世界里，要寻找电脑和 CAT 扫描技术专家，可以到澳大利亚或菲律宾找，而不仅限于伊利诺伊州了；美国国税局的税单可以在以色列和亚洲国家支付，就跟在印第安纳州一样方便——而且还便宜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仅 2005 年印度就收到了 40 万张税单。澳洲和瑞士的放射学家能在不到 20 分钟时间里阅读并恢复关于